

## 【史地新知】



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鲍福玉

## 青岛平度路的百年变迁

电视剧《繁花》播完了，但里面的故事却没有结束。李李身份证证的一个镜头，意外带火了青岛市南区的平度路。这段距离不到三百米的老路，曾是青岛文娱乐最著名的聚集地，这里坐落着“华北第一”的大戏院，梅兰芳等京剧大师都曾到过这里演出，这里还有各色各样的饭店酒馆，吸引着一众社会名流把酒言欢。

冬天的青岛格外清冷，按照李李身份证上的线索，记者很快找到了平度路27号，不过这儿倒是挺热闹，店老板姜先生正站在门口迎来送往，接待着一拨又一拨的游客。“今天又来了不少人，有自媒体也有好奇的市民！”姜先生说，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店铺因为《繁花》出了名，这几天全是过来拍照打卡的游客。据其介绍，他这个店是七八年前租下来的，差不多有20平方米，租下后一直做干海货批发生意，而他的上一家也是做海鲜生意的，这倒是与电视剧中李李饭店老板娘的身份颇为呼应，但再之前27号是做什么的他也不清楚了。“只知道这里都是上百年老建筑，很出名！”姜先生笑着说。

翻阅《胶澳志》可知，百年前的青岛城区道路名录中，平度路上有11个登记在册的地块产权，数量较其他不可言多，但规模都不算小。这短短的老街有着长长的故事可以讲述。其实在旧时岛城的文娱圈，平度路确实是非同一般的存在，这里曾人声鼎沸、名伶汇集，在戏曲界拥有很高的地位。相信一向考究细节的王家卫导演，将李李身份证地址选在这里必然有其考量。位于平度路27号斜对面的青岛市文化馆，原先是被誉为“华北第一大剧场”的永安大戏院。

“大戏院以戏曲演出为主，当时梨园界盛传‘没到永安唱过，就不算名角’的说法。”对里院文化颇有研究的青岛大学历史学院老师高明介绍，按照当时的定位，永安大戏院的名气

仅次于上海的天蟾大舞台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大戏院建成于1924年，建筑面积2400余平米，双层砖木结构，客座1214个，设置高中低三类席位，算上一层两侧站票，可容纳3000人同时观看。

出资建造这座戏院的刘子山，是青岛当时的首富。青岛著名作家、文艺评论家吕铭康先生在《青岛艺海》中称，1927年2月，京剧名伶余叔岩、杨小楼、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、高庆奎、筱翠花、程继先、王又辰等，应军阀张宗昌之约，为其父祝寿，特来山东演戏。刘子山与张宗昌是掖县同乡，便趁机邀请这些名伶来青岛，到他新建的舞台演戏。于是，这些京剧名伶就在青岛连演了三天，剧目有《天女散花》《玉堂春》《定军山》等，场场爆满，盛况空前。此后，众多京剧大师和名家纷至沓来。

旧时的平度路之所以火还因为这里的烟火气，这里坐落着天南海北的饭店酒馆，比如聚丰园、四如春、泉盛楼、泰丰园、酿春酒家……每晚散戏之后，饭店里就坐满了吃夜宵的戏迷食客。而在这些店里，最出名的还是要属平度路33号的茅荣丰。著名作家台静农曾在青岛有过一段短暂的生活经历，多年以后他回忆起青岛、回忆起青岛的好友，就曾说起过平度路上的茅荣丰酒馆。彼时的茅荣丰很受青岛文人的青睐，台静农、老舍、吴伯箫、王统照等常去茅荣丰小聚，酒酣之时，他们便会提议老舍来上几段京戏，他学的是老旦，唱罢一段，引得酒馆的顾客纷纷喝彩……

徜徉在这条小路，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咿咿呀呀的吟唱，只是时过境迁，往事不再，让人感叹人生如戏。如今，当地政府正着力对老城的历史建筑、文化内涵、人文情怀进行深入挖掘，让老街区既有新鲜亮眼的“面子”，也有博古通今的“里子”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这条百年老路也将重新焕发活力，涅槃重生。

进了腊月，看着这个腊字，想到许多。现代汉语中的“蜡腊猎”三个字，右边都是个“昔”字。《说文·日部》释昔字为“乾肉也”。其繁体的“獵臘蠟”三个字，右边都是与“鼠”相似的“鼠”字，既是声旁也是形旁，是“獵”的省略，表示捕猎。这三个与捕猎、干肉相关的汉字，演绎着中国祭祀文化的前世今生。

所以在古代祭祀诗词中，“蜡腊猎”这三个字出现的频率颇多。而唐代姚合的《腊日猎》，是我见过唯一将此三字纳含其中的一首腊日诗：“健夫结束执旌旗，晓度长江自合围。野外狐狸搜得尽，天边鸿雁射来稀。苍鹰落日饥唯急，白马平川走似飞。蜡节畋游非为已，莫惊刺史夜深归。”此诗题目《腊日猎》，腊日是古代祭祀的日子，是年终岁末祭祀祖先、祭拜众神、庆祝丰收的节日。腊日通常在每年的最后一个月（腊月）举行，后自南北朝时腊日固定在农历十二月初八。由于古代腊祭习俗主要是“肉祭”，“蜡猎”也就成为腊月的一项重要活动。古人逢腊月就要围猎，以捕获的禽兽作为“牺牲”进行祭祀活动。《风俗通》亦有记载：“腊者，猎也。因猎取兽祭先祖，或者腊接也，新故交接，狎猎大祭以报功也。”由此可见，“腊”也有打猎的一层意思，集中狩猎的腊月也被称作“猎月”，用打来的野兽进行腊祭，祭祖先，祭百神，也被称作“猎祭”。

猎祭早在《孟子·万章下》便有记载：“孔子随鲁人之猎较。猎较者，田猎相较，夺禽兽得之以祭。时俗所尚，以为吉祥。孔子不违而从之，所以小同於世也。”可见，那时猎较以祭就成为时尚风俗，而姚合所处的唐朝，腊猎之俗更是盛行，所以唐朝描写腊日狩猎的诗最多。姚诗写了刺史帅军“蜡节畋游”、架鹰走马围猎的场景。腊猎既是古代一种流行的风俗，而军队通过狩猎，一来可获取腊祭的猎物，二来也锻炼了勇士的骑射合作能力。但姚合的诗题为“腊日”，诗中又出“蜡节”，题文“腊蜡”二字双现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，古意蜡腊是相通的，且均与祭祀有关。《玉篇·月部》：“腊，蜡也。”《后汉书·礼仪志中》：“劳农大享腊”，刘昭注引秦静曰：“古礼出行有祭祀，岁终有腊腊。”腊腊，统言之，都为祭祀。细言之，祭百神为腊、祭先祖为腊。《康熙字典》注释：

“臘祭先祖，蜡祭百神。”可见，猎→腊→蜡，三字之间是扯不断的关系。

远古的“蜡”，内涵是极其丰富的，不像现代汉语中仅仅作为蜡烛、蜡梅等名词的诠释，它代表的是一项举国上下重视的祭祀活动。早在《史记·补三皇本纪》中记载：“神农氏，始教耕，于是始作蜡祭，以赭鞭鞭草木。”这是蜡祭的源头。描写祭祀最早的诗歌也是神农氏部落首领祭祀时唱的蜡辞：“土反其宅，水归其壑，昆虫毋作，草木归其泽……”在最隆重的献祭仪式中，人们唱着祝辞，期待万物合于自然，农事年丰，周而复始。

同时，岁终蜡祭，还有息民之意。《周礼·春官》曰：“国祭蜡，则吹《豳》颂，击土鼓，以息老物。”息民使民欢也是蜡祭活动的另一本意。早在《诗经》中描写民间在冬季来临后，稻黍酿酒、烟熏驱鼠、清扫垃圾、准备新衣、备好祭品，祭祀迎新，人们还“朋酒斯享，日杀羔羊，跻彼公堂，称彼兕觥，万寿无疆”，这和现代人过大年何其相似。难怪孔子当蜡宾（年终祭祀的助祭人）时，其弟子子贡目睹蜡祭盛况，感叹：“一国之人皆若狂。”后有学者将蜡祭称为“中国古代的狂欢节”。

随着历史演变，自汉朝蜡腊合二为一祭，统称“腊祭”，这节典承载的内涵就更丰富，在民间影响也更为广泛，自然“息民求乐”之意也就更浓厚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十三引蔡邕《独断》曰：“腊者，岁终大祭，纵吏民宴饮。”汉杨恽《报孙会宗书》：“田家作苦，岁时伏腊，烹羊炮羔，斗酒自劳。”西晋裴秀《大腊》诗形容了腊节的盛况：“有肉如丘，有酒如泉，有肴如林，有货如山，率土同欢，和气来臻。”至此，腊祭不仅是国之大祭，也是家之必行，成了民间普遍重要的节日，不仅是严肃恭敬的祭奠，也是民欢的节日庆典。

现在，这延续下来的“腊”，虽然已不与“猎”相关，人家也不再需要腊猎，节俗也由田猎、祭祀转化为丰富多彩的腊节系列活动。但自腊八节开始拉开过大年的序幕，腊日的祭五神、十五的祭玉帝、二十三的祭灶王、二十四的岁除日，二十五的小除夕，直至大年三十拜神祭祖以及正月里的一串节日，依然有腊肉、腊货、腊味、腊酒等一串串“腊”的年货纷纷登场的身影。

## 【短史记】

## 由《腊日猎》说腊祭文化

□ 卢恩俊